

明清小說續書的文化現象考察結案報告書

政治大學中文系 高桂惠

本計劃已完成論文：

一、〈未盡之事——明清小說「續書」的書寫〉

於 2001 年 12 月 28、29 日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舉辦之「情欲明清」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，刻正審查出版中。這篇論文針對本計劃「明清小說續書的文化現象考察」企圖建構一綜合鳥瞰的整合，先由「赤子」情懷的角度去串聯「續書」的書寫狀態。

明清小說的續書作為一種附庸式的創作狀態，它們將許多情節與人物做了多角度的轉變，企圖達到對公共記憶的修正，對結局的再完善。這種書寫方式，一方面契合了組織化的原則，在這種書寫過程中產生了對原著裡許多異質性的特質（做為局部事實的存在）的一種施壓（往往朝「常態存在」修正）；另一方面在每一部「續書」裏，在對原著擴展的過程中，又突顯出「關係中的特徵」，並因而產生不同的向量，見證作者與讀者的「自我——分布」的「群集」狀態，而各個分離狀態的群集可能證實一個特定的單位、是獨立的；也可能在同時屬於一個更大的單位。本文嘗試從小說原著與續書之間的對應狀況觀察「大單位」與「分離群集」之間的關係，以期探索這一批作品的處境。在眾多「分離群集」當中，赤子、才子、女子分別標誌出「過去我」、「理想我」以及「他者」的「自我——分布」。本文選擇「赤子之情」作為探析，嘗試從這角度探討續書作家群的書寫內涵，並為「續書」形式中的各種「自我」進行描繪。在續書的創作中明顯都有一個「未盡之事」的破口，續作家們在處理這種情緒時，去傾聽內在兒童的聲音，去聆聽文化兒童的歷史迴聲，往往不經意中也流露了自身處境的艱窘與貧弱。在面對名著經典化的過程中以欣羨的步履踏上「名著」的後塵，自我人格的危機之旅也就展開了。續書創作作為移動中的一個環節，藉由人物形象自我展演的過程中，在「完形」的強烈需求下，被組織到一個龐大的穩定結構中，其「向量」大抵朝著自我的異化推進，在集體記憶與公/私議題的書寫中，創造出一波波以量取勝、以質為犧牲的文藝潮流，孫悟空也好，賈寶玉、林黛玉也罷，在被視為成長小說的這一群對象，幾無倖免的在續書中長大了，同時也喪失了它們作為文化出口的光芒，然而，為什麼「完成」必須是「放棄」赤子？

在完成「赤子」角色化的各續書狀態後，更打算朝「才子」系列及「女子」系列整理。本計劃嘗試從小說原著與續書之間的對應狀況觀察「大單位」與「分離群集」之間的關係，以期探索這一批作品的處境。續書作者大抵名不見經傳，也由於附屬於名著的關係，更不可能被經典化，但他們在生產文化的流程中，卻處於一個尷尬、複雜而又特殊的位置，他們所選擇的焦點，呈現出強勢理陣與弱

勢理陣、大文學與小文學、異文典與正文典的「中間狀態」，這些續書作家群，關切著原著關切的某些面向，在擺盪、矛盾間，似乎勾勒出某些常見議題，通常這些議題也是主流／邊緣共同立論的焦點。

從「續書」作品中，映照出另一批稱為「經典」的著作中仍留有許多問題（空白），尚待後繼者來解決，本計劃的重點不在「解決」，而是「角度」的選取，唯有通過角度的設定，才能看出這些作家群面目模糊下的「集體性」的內涵。歷來在為古典小說續書在面對「集體性」中「量」的累積與「質」的稀薄之現象，多將其放置於小說流派中來加以考察，如：《紅樓夢》續書包含艷情、才子佳人、兒女英雄的文學基因，成為流派縮影匯集地。但若細細推敲上述這類小說與續書群的文學「基因」對照中，並不具有「基因」的創造性特質，反而是僵化的原因。有些研究者將一再出現的特點及其規律稱為程式化、模式化，並找出個中若干結構或稱反覆出現的情節名為預制件。我們尋索小說「脈絡化」，其實往往是一連串文本解讀過程累積的結果，或者說是重新編織一連串解讀過的文本，使其具有可理解性之活動的產物。「基因」的取得及詮釋、建構之間的三組紐力，在一般認為的「二流」小說（包括續書），其（對象）主體意象是一條相對之下比較不明朗的線索，如何在「量」的位移中去品繹「質」的流向，將每一「群集」中潛在的組織意義——「自我——分布」勾勒出來，成為這類小說再定位的重要工作。

在眾多「分離群集」當中，赤子、才子、女子分別標誌出「過去我」、「理想我」以及「他者」的「自我——分布」狀況，本文選擇「赤子之情」作為第一部分的探析，嘗試從這角度一探續書作家群的書寫內涵，並為「續書」形式中的各種「自我」進行的描繪。經由「圓夢」強烈的組織化的完形驅力，以及「補恨」的「創傷範式」的處理，明清文化現象之一環節，表現在小說續書的書寫上，充滿了值得理解的深層意涵。西方「創傷範式」（trama paradigm）的觀點指出，使一個事件成為創傷事件的原因是一個人當時沒有充分地、恰當地做出情緒反應；壓抑這種記憶使它成為致病因素。治療的目的是恢復被壓抑了的對創傷事件的記憶，徹底發洩被壓抑的情緒，以便這些記憶和其他的意識自我之間建立聯繫。治療的方法是自由聯想，尤其是夢的解析。在續書的創作中明顯都有一個「未盡之事」的破口，續作家們在處理這種情緒時，去傾聽內在兒童的聲音，去聆聽文化兒童的歷史迴聲，往往不經意中也流露了自身處境的艱窘與貧弱。在面對名著經典化的過程中以欣羨的步履踏上後塵，自我人格的危機之旅也就展開了。

《西遊記》上天下地的「自由聯想」空間極大，但作為主軸，一身「赤子情懷」的孫悟空，其「鬥戰勝佛」的威猛火力在續書新處境、新任務與再一次西天去來的「過程中」，「自我」或是終止自辯與辯誣、或是回歸幽閉與渾沌，「自我」形象的退化（借用溝口雄三對李贄學思過程為「胎內的渾沌」的形容），與過度機鋒式、道學式的跳躍對話，形成一種人格鍛接的巨大落差。從一個側面來理解晚明（這三本續書寫作時期約當晚明）心學洗禮過的知識分子的所處的社會脈絡與人生處境，「赤子情懷」的原初而又成熟，變成一種不易言說的困境。

《紅樓夢》的「白日夢」也適合馳騁思緒，但是原著最吸引人的原是那無法

治癒的「創傷」，一種永遠無法消除的「浪漫」來源、美的自我防衛姿態，卻再度遭到續作者們「補恨天宮」的茶毒。書寫作為一種治療的過程，續書作家們對「創傷」的彌縫，反導致「赤子情懷」角色化過程中的自我退化、自我消失。續作者們視文化連續比斷裂重要而完整，傾向以一種世俗圓融的慣性常態來掌握世界，但是這個「過去我」在遊戲的虛擬世界中，被組織到常識理性的範疇，「角色化」的網絡裡，「自我」個性的消失，「逆子（女）」的以神（鬼\魔）為戲，所有神聖的戲仿與重估，像瑰麗的童年一樣卻是永遠的未完成，作家各自以其需要操作文本世界的符號，在對話的當下，見證了文化的自我調適歷程。

格爾茲曾將文化系統形容像章魚一般，協調性有時候不那麼好，是一種部分整合、部分不協調、部分獨立的混合物；當它在移動時，並非各部分的順暢的協調增效（synergy），一個全體大規模的共同行動；而是各部分不協調的移動，最終累積了定向變化。學者指出中國小說史的脈絡中，世情小說的重心是描寫人物，注重揭示人的感情世界的豐富、複雜；但是隨之而來一路發展的社會小說、諷刺小說、譴責小說、政治小說等作品，則截取最能表現問題的橫斷面以特寫其主題，人物形象成為某種社會問題的載體。續書創作作為移動中的一個環節，人物形象自我展演的過程中，在「完形」的強烈需求下，被組織到一個龐大的穩定結構中，其「向量」是朝自我異化推進的，並因而創造出一波波以量取勝、以質為犧牲的文藝潮流，孫悟空也好，賈寶玉、林黛玉也罷，在被視為成長小說的這一群對象，幾無倖免的在續書中長大了，同時也喪失了它們作為文化出口的光芒，或許，歷史的吊詭正在於此：既渴望突破，又習於名色、框架的結構吧？！

二、〈類型錯誤\理念先行？——由明末《西遊記》三本續書的「神魔」談起〉

在「中央研究院人文組跨所（處）研究先期規劃」之「鬼與怪的跨文化比較研究」（主持人：蒲慕州）於 2002 年 12 月 6 日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小型研討會發表。

這篇論文關切的是：在敘事的傳統下，作為章回體的「神魔小說」如何從神話、志怪、傳奇的敘事操作中發展其文體意識？而在這一敘事自覺（或不自覺）的流播中，「小說類型」與「知識類型」是什麼對應狀況？「類型錯誤」是某些明清小說研究者對《西遊記》，尤其是續書群的「道學氣」的一種批評。但是，為何大量明清小說作家無視於（甚或有意利用）「類型」的距離，創造這麼多「道學氣」的作品？又企圖使「巫術理性」、「知識理性」以及「常識理性」都放在通俗文類的小說中作為審美的對象？「理念先行」的創作中，「理念」的狀態如何被具像化？「理念先行」與「類型意識」在神魔的關係中就小說學的角度該如何看待？（德）馬克斯·韋伯（Max Weber, 1864—1920）認為中國的原始色彩的「巫術理性」將「元素、季節、味覺與氣候的種類，都與人的五臟拉上關係，也就是大宇宙與小宇宙聯繫起來。……以五為神聖數字的有關宇宙起源的思辨，諸如五星、五行、五臟等等，反映了大宇宙與小宇宙的對應關係。……中國這種『普遍

主義的』(天人合一的)哲學與宇宙起源說，將世界轉變成一個魔法乖張的園地。每一個中國的童話都反映了非理性巫術的大眾性。」¹作為一部充滿諧謔性質以及童趣的小說，《西遊記》及其續書群對這魔法世界的演義，²不管在敘事的形式結構上，或是內容的增刪創發上，這一敘事叢的文本世界是否也從某種角度透露其知識的容受層？神魔小說的「巫術理性」、「知識理性」以及「常識理性」滲透與融合過程中，文本的「大眾性」與「小眾性」彼此回饋、再造又呈現什麼值得探究的面向？

也因著這種「大眾性」的關懷，本人參與政治大學「大眾文學與文化研究室」（主持人：政治大學英語系陳超明主任），擬提出對明清小生產的觀察，並嘗試對「大眾文化」下的偵探小說、科幻小說進行文化現象與文學現象的分析。

¹ 詳參《儒教與道教》，氏著，洪天富譯，（江蘇：江蘇人民出版社，1993年一版），頁222-226。

² 清·劉廷璣《在園雜誌》說：「近來詞客裨（稗）官家，每見前人有書盛行於世，即襲其名爲後書副之。取其易行，竟成襲套。有後以續前者，有後以證前者，甚有後與前絕不相類者，亦有狗尾續貂者。……演義，小說之別名，非出正道。」（卷三）我在此處借用中國歷史小說的「演義」說法，嘗試說明「口傳」、「戲劇演出」、「書寫」這些流播的方式，對《西遊記》這個「魔法世界」有著創造與改造的種種功能與結果；其實也針對小說創作時「說」與「故事」兩方面的演變。